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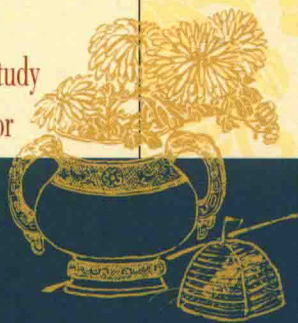
南京大学孔子新汉学
洪银兴 / 主编

中国人的日常呈现

面子与人情的社会学研究

翟学伟 / 著

The Chinese Representation
in Everyday Life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Face and Favor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的日常呈现

面子与人情的社会学研究

翟学伟 著

The Chinese Representation in Everyday Life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Face and Favor

Zhai Xuewei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的日常呈现：面子与人情的社会学研究 / 翟学伟著.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3

(南京大学孔子新汉学 / 洪银兴主编)

ISBN 978-7-305-13813-3

I. ①中… II. ①翟… III. ①民族性-研究-中国
IV. ①C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8965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南京大学孔子新汉学
书 名 中国人的日常呈现——面子与人情的社会学研究
著 者 翟学伟
责任编辑 施 敏
责任校对 郭艳娟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960 1/16 印张 20.75 字数 257 千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3813-3
定 价 88.00 元

网址：<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洪银兴

一般我们所说的“汉学”(Sinology),是指外国学者对有关中国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 / 学科。最初“汉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中国古代的文学、史学、哲学、音韵学等,“二战”后,现代中国受到汉学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视,于是近代以来的中国特别是当代中国,也就成了“汉学”中日益重要的研究内容。如果说对于古代中国的研究叫“古代汉学”或“传统汉学”的话,那么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尤其是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就叫“现代汉学”——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中国学”(China Studies)。本丛书所称的“新汉学”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当代中国学。出版本丛书的目的是让海内外读者更深层次地了解当代中国的文化。

从历史上看,“汉学”的发展经历了从“传统汉学”独大到“传统汉学”

与“现代汉学”并重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实际表明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从只注重“古代中国”转而为既对“古代中国”保持着浓烈的兴趣，又对“现代 / 当代中国”充满了急需了解的渴望。应当说，这种转变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变化所致，也是“汉学”顺应历史潮流的结果，因为一个完整的中国，原本就是“古代中国”和“现代 / 当代中国”的有机结合，片面地注重“古代中国”或“现代 / 当代中国”研究，都只能导致对中国认识的局部化和碎片化。

历史上的“汉学”因为是外国人研究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学问 / 学科，因此中国立场、中国视野和中国“声音”，在“汉学”中一直是缺席的。历史发展到今天，在文化交流日益强调文化互动和彼此尊重的当代社会，“汉学”这种由外国人（含海外华裔）单方面研究中国的状况，似乎也可以有所调整。让中国人研究中国的成果加入“汉学”的范畴，使“汉学”成为一门既有外国“观照”，也有中国“自视”的双向互动的学问 / 学科，从而在“对话”中达至理解，在“互看”中消除盲区，彻底消除对中国认识的局部化和碎片化，实现对中国完整的、有机的和全面的认识，或许是“汉学”能够更加展现学术活力的未来的发展方向。

当然，考虑到“汉学”有其历史形成的特定指称（专指外国人研究中国），因此不妨把中国人面向世界研究中国称为“新汉学”。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文化交流的新特点，提出了“孔子新汉学计划”（Confucius China Study Plan），其指导思想就是要“振兴汉学、发展新时代的汉学”。为了响应和配合孔子学院的“孔子新汉学计划”，南京大学出版社依托中国南京大学这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重镇，规划出版以海外中国研究者、来华外国留学生、对“汉学” / “中国研究”有兴趣的读者为阅读对象的“南京大学孔子新汉学丛书”。这套丛书以反映人文社科领域有关汉学研究的经典学术成果及最新学术动向为主旨，致力于推动中国

“新汉学”与海外汉学的对话与沟通,既有对传统中国文化丰富内涵的历史回眸和深度阐释,也有对当代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广泛介绍和精辟分析,可为海内外读者特别是外国读者提供一个认识传统中国、了解当代中国的学术窗口。

中国文化的先驱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将“和而不同”的这种君子精神,用以作为一种立场更加多元、视野更加广阔、“声音”更加多样、包容性更大更广的优质“汉学”/“新汉学”标准,也未尝不可。我相信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这套“南京大学孔子新汉学丛书”,将会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为追求,为“汉学”的推广、“新汉学”的兴起以及“孔子新汉学计划”的实施,做出积极的贡献!

2015年8月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	19
第一节 大家庭的生活	19
第二节 社会关系、等级与群体	34
第三节 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	50
第四节 儒与道的思想传统	60
第二章 脸 面	72
第一节 有关脸和面子的讨论	72
第二节 脸和面子的含义	84
第三节 脸和面子的资源	104
第四节 脸和面子的关系及其向度	114

第三章 脸面的运行方向	123
第一节 向度 I：动力与成就	123
第二节 向度 II：耻感文化	138
第三节 向度 III：厚黑学	154
第四节 向度 IV：形式主义	166
第四章 人情与关系运作	184
第一节 人情的含义	185
第二节 社会交换与报答	204
第三节 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	217
第四节 中国人的关系特征	234
第五章 权威与日常权威	245
第一节 面子、权力与偏正结构	245
第二节 何为日常权威	261
第三节 人情与面子：让日常权威运行起来	276
第四节 关系与社会资本的比较	291
结 语	307
后 记	316

引 子

整整 120 年前，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 H. Smith）在其《中国人的特征》（*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1894）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中国人的面子问题。他开篇写道：

乍一看，要把整个人类共同具有的面孔说成是中国人的一种特征，是不合情理的。但“脸面”这一词汇在中国并非单指人的面庞，它在用法上是一个多义的复合名词，比我们描述的或可能理解的意思还要多。

尽管这样说并不全面，但为了理解脸面之意，我们就得考虑到中国这个民族是一个表演天赋很强的民族。可以说，戏剧是这一民族仅有的娱乐活动，而且中国人对于戏曲的爱好，就如同英国人喜欢体育或西班牙人爱斗牛。稍有麻烦，任何中国人都会把自己作为戏曲中的扮演者，一心投入到表演的心态中去，拱手躬腰，双膝着地，跪倒

磕头。这种情况对一个西方人来说,不说它荒唐可笑,也似乎大可不必。中国人是以戏剧方式来思维的。当一个人起来自卫时,他会对着两三个人振振有词,好像有一大群人在场。他嚷道:“我说今儿这事,你、你,还有你,都在这儿。”要是有人给他解围,他就得意地声称自己“下台”了。如果无人调解,他便无法可想,只好“下不了台”。所有这些都,一看便知,不过是在装模作样。

还要指出的是,遵循“脸面”的原则并掌握获得它的原理往往并不凭西方人的聪明才智,他们经常忽视了戏剧的因素,而迷途于事实的领地中。对他们而言,中国人的“脸面”就像南太平洋岛上的土人禁忌,具有一种无可否认的效力,变幻莫测,无规则可循,只能在常识中被赋予得失。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和西方人一定会争论不休,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遇到过我们同样的处境。哪里的村庄都有一些没完没了的纠纷。要想和解,就有必要由和事佬来小心翼翼地权衡“脸面”,好比欧洲政治家权衡权力一样。这里面的问题不是要寻求正义,即使从理论上来看,也不可能发生在中国人身上。这里的诀窍均在于把握住“脸面”的分寸,其原则和诉讼的情况差不离,在很大程度上,要落得个所谓比赛中握手言和(drawn game)的结局。^①

明恩溥在传统中国乡村一共生活了 50 年,他当时的所见所闻或许在今天已难寻踪迹。但应该肯定的是,面子心理和行为的重要性却依然故我,它们正在以其他的形式蔓延于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所以我们要感激他的地方是,因为正是他的这一“首先提出”为我们认识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开启了一扇大门,而他总结出来的面子所具有的多义性、戏

^① A. H. Sm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w York, 1894, p. 16.

剧性、变幻性与权衡性等，对理解中国人的面子观仍然具有引导性的作用。虽然这些过于抽象的特点对于一个不熟悉中国社会生活的人来说，显得扑朔迷离，但越过这一迷雾，结合中国人的许多日常事例来加以领会，中国人的思想与行动便能够清晰可见。

另外一个带有暗示性的意味是，明恩溥在此书中把面子作为中国人的“首要”特征加以阐发，显然是有深意的，也得到了其他许多外国来华者的呼应。而在中国学人这边，被中国人推崇备至的文学家鲁迅也因受到明恩溥的影响，就此展开了他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批判。他在不少场合都提到过明恩溥这本书。比如鲁迅在1926年所写的《马上支日记》里说：

我所遇见的外国人，不知道可是受了 Smith 的影响，还是自己实验出来的，就很有几个留心研究着中国人之所谓“体面”或“面子”。但我觉得，他们实在是已经早有心得，而且应用了。^①

20世纪30年代初，他又在《说“面子”》一文中对这一问题做了更进一步的阐述：

“面子”，是我们在谈话里常常听到的，因为好像一听就懂，所以细想的人大约不很多。但近来从外国人的嘴里，有时也听到这两个音，他们似乎在研究。他们以为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

^① 鲁迅：《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全身都跟着走动了。

从鲁迅写作此文回溯至 20 多年前，是中国的晚清。那时中国男人头上都留着辫子。鲁迅借用“抓辫子”作比喻，显然想形象地告诉读者，作为“精神纲领”的面子，是理解中国人心理和行为的根本，而搞清楚中国人的面子，就相当于搞清楚了中国人的全部特征，或者说，中国人的大多数思想和行为特点都可以通过面子得到理解。几乎在同一时期（1934 年），林语堂受美国纽约 John Day 出版公司之邀，在庐山附近的牯岭创作完成了他的重要作品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现在的中译本定名为《中国人》），此书后来又陆续被译成俄、日、瑞典等版本，可见此书当时的影响力。在这部被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称为“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①里，林语堂不乏幽默地指出，同西方一样，统治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也有三位女神（“阴性三位一体”[the female triad]），它们分别是“面”（face）、“命”（fate）、“恩”（favor），其中最具有统治力量的就是面子。他这样写道：

脸面这个东西无法翻译，无法为之下定义。它像荣誉，又不像荣誉。它不能用钱买，它能给男人或女人实质上的自豪感。它是空虚的，男人为它奋斗，许多女人为它而死。它是无形的，却又靠显示给大众才能存在。它在空气中生存，而人们却听不到它那备受尊敬、坚实可靠的声音。它不服从道理，却服从习惯。它使官司延长，家庭破产，导致谋杀和自尽。它也能使一个不义之徒由于同乡人的斥责而

^① 鲁迅：《说“面子”》，《鲁迅全集》，第 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改邪归正。它比任何其他世俗的财产都宝贵。它比命运和恩惠还有力量，比宪法更受人尊敬。它经常决定一次军事行动的胜负，它可以推翻政府的一个部。中国人正是靠这种虚荣的东西活着。^①

在比上述时期略早一些的时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B. Russell）曾来华访问（1920年11月—1921年7月），回国后在其篇幅有限的以讨论时政为主的《中国问题》（1922）一书中，也不忘提及中国人的面子问题。他说“中国人的‘要面子’，常常使得在中国的外国人感到荒唐。但它实质上是维护社会交往中的个人尊严。人人都有‘面子’，即使是最下贱的乞丐也不例外”^②。

可以说，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国外传教士、观察家、记者以及国内的作家、文化学者议论中国人面子问题最多、最密集的时候，而随后的有关讨论逐渐减少，但却不意味着这个问题不再重要。因为当时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让这样的讨论不得不暂停下来。这一系列事件首先是中国爆发了抗日战争，然后是解放战争，接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中包括若干次“运动”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当然，历经战争、建设与文化革命洗礼的中国人并没有就此同具有悠久历史积淀的面子心理与行为告别。它们正在以新的面貌及以现代方式，层出不穷地表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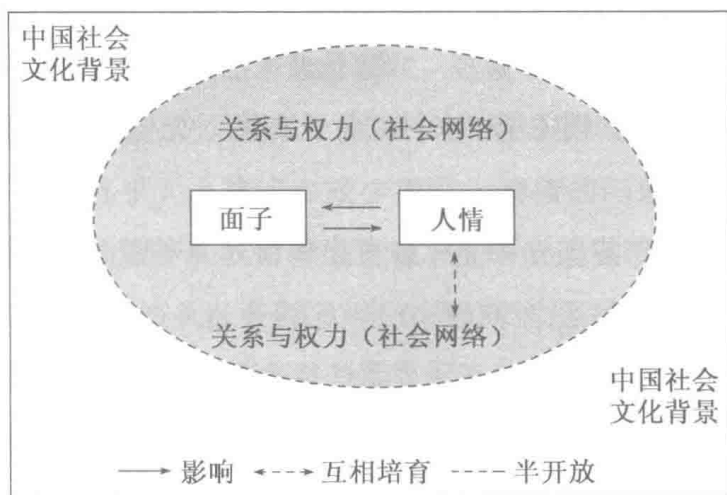
在这本书中，我试图回答三个问题：一是面子究竟是什么？二是面子的大小是如何决定的？三是面子为什么对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而要想清楚地回答这三个问题，必须要连带讨论中国人的人情、关系与

① 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204页。

② 罗素：《中国问题》，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163页。

权力。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面子问题作为一个单独的问题加以探讨，我们很容易误入迷途。关于这一见解，我认为心理学中的人格研究或者人类学中的国民性研究算是佐证。因为以往有关面子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是被当成中国人的性格特征来加以对待的，后来为了获得实证性的研究，一些心理学家或编制了一些量表，或把中国人请进实验室来加以考察。但我的观点是，把面子问题看成是中国人的性格或国民性特征来认识，我们所得到的理解往往是大而化之的、模糊不清的，甚至是不真实的。另外，目前在国际学术界，有关面子的研究还有两个有影响的重要领域：一个是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中展开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社会学家 E. Goffman 的戏剧理论（dramaturgical theory）及其后来分化出来的印象管理理论（impression management theory），其影响力已使这一概念进入了一些社会学的教材；另一个是跨文化传播（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方面的研究，包括语言交际的跨文化研究。这两个领域彼此影响，导致后者的学术讨论开始偏重研究沟通中的面子策略和方法。而我的主张是，中国人脸面观的研究最好还是放在社会学的视角下来进行。这样的研究同其他研究相比，更容易获得本土的见解（indigenous perspective），而非对这一概念本身的讨论。为此，我将更加注重它所连带出来的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特征，即试图凸显一种脉络观（contextualism）。

具体而言，所谓脉络观就是把中国社会文化自身具有的脉络作为我们认识中国人脸面观的背景，并把面子问题回归于中国社会文化的情境中来看。其方法意义在于我们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的认识越多，就越能理解中国人的面子意味着什么，最终也就越能在总体意义上体会到面子为什么对中国人而言会如此重要。为了比较清楚地了解本书的研究路径，我用以下图示来表示：



图(引-1):面子、人情与社会网络构造图

在这一图示中，我认为面子 (*mianzi*)、人情 (*renqing*) 与其背景的关系是：(1) 中国人的面子、人情以及“关系”和权力都必须放在中国社会文化的背景中来理解，不建议从中抽离出来独立地理解。(2) “关系”的含义相对更加广泛，包含了面子与人情，也能连接权力，构成了一个半封闭半开放的社会网络，其特征是它既有局部性，又和其他方面有连接性和传播性。而面子与人情都滋生于这一社会网络之中。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没有社会网络的地方，面子和人情都很难发生。(3) 滋生于关系中的面子与人情彼此之间也有着相互的联系：面子可以形成人情，人情也可以产生面子。一个人没有了面子，很难再讲人情；一个人没有了人情，也很难再有面子；有很多时候，面子是通过人情体现的，人情也是通过面子体现的。但这两者却不是一个意思，我在后面将做出区分。(4) 假如一个人获得了面子，通常能得到其所处的社会网络的共同分享。而一个功成名就者则更应该理所当然地主动回报那些曾经助长过他（或她）面子成长的人们。这也是为什么人人需要争得面子的原因之一。

以上的模式解释或许有点晦涩，为了说明我上述的观点，我们先来看两个极端一点的事例。

据“新华网”一则关于《农村“面子文化”令人愁》的报道：

近来浙江某农村一个村庄内拔地而起多栋装修气派的别墅，这些别墅占地面积至少 300 平方米以上，高达 5 层，造型似宫殿，外墙精美的瓷砖熠熠生辉。可这些装修款逾百万的别墅内竟然大都无人居住，院子布满杂草，鸟鼠做窝，甚至小偷光顾的次数都比主人要多。据了解，别墅的主人都在外地打工，租住地下室，每天省吃俭用，没日没夜地赚钱只是为了还建造和装修别墅的钱，或者让空着的别墅再奢华一些。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大家争建别墅，即使自己一年住不了几天，即使要负债累累？

该短文最后给了一个自以为很简单的答案，即是为了“面子文化”。可是，就这么干脆的一个回答，我们或许还是看不懂。这其中的蹊跷在于，这些盖房子的主人不仅在外地打工，宁可天天咸菜白饭，也要勒紧裤腰带把房子造好看一点，而且有的邻居之间还“明争暗斗”，“我的楼比你的楼高一层，人就高你一等”，有的兄弟之间较劲，“我的房子比你大就显得比你有本事”。房子的高矮大小和装修豪华程度，在农村俨然就是一张面子名片。

现在我们需要停下来想一想几个问题：1. 一个人在外地打工时只吃咸菜白饭想到过面子吗？这样生活有面子吗？当然没有，但为什么可以照样吃，因为外出打工者已是在关系网络之外，不存在有面子或丢脸的问题。可是一旦回到家乡，即自己所在的社会网络中，面子问题就出现了。可见，面子只在家乡人面前才有意义。2. 一个人如果想要

面子，但是他的经济实力很可能跟不上，这就需要向其他人借钱。一个人能借到钱，而且别人还不急着要账，这就是中国人最常见的人情。人情上最常见现象就是欠人情。假如一家人没有经济条件盖豪华房子却非得盖，那么几乎人人都或多或少面临人情债的问题。彼此都有人情债，社会网络的面子和人情就成了看不见的流通货币，每个人都在使用着它们。虽然我们从这个例子中尚未看到这里有什么面子上的成功者，但客观上和整体上追求面子却给村落带来了表面上的富裕和繁荣（中国有很多城市建设也是这个思路）。它所引发的社会效果是，浙江某地的农村人简直就生活在天堂里，进而也就提升了整个地方的经济和文化实力。

3. 还有一个最难讨论的问题是，对于一个家庭而言，既然经济条件不好，又要外出打工，又要还钱，干吗还要盖这么豪华的房子呢？这就需要对中国人的脸面观进行解读了。简单地说，脸面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人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方式。反过来说，一个人放弃了对它的追求，比如平时饭吃得不错，不借钱，不欠人情，不需要辛苦外出打工，但就是不打算盖豪华的房子，那么他的人生意义将大打折扣，具体而言，他所在的社会网络很排斥这种生活方式。所以，我的观点是，讨论一种价值观或者行为方式不能脱离他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而讨论面子问题，不能脱离他所处的关系和人情来解释。

另一个例子来自于林语堂向西方人介绍“面子”时举的一个例子：

譬如一个在大城市里做官的人，能够以每小时 60 英里的速度在街道上疾驶，而交通规则只允许每小时 35 英里。这位当官的是有很大的面子的。如果他的车撞了一个人，警官来到跟前，他就不声不响地从皮夹子里抽出一张名片，有礼貌地笑一笑，车子就扬长而去，他